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部新書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南部新書卷七

宋 錢易 撰

李敬彝宅在洛陽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圮

邱爲致事還鄉特給禄俸之半既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禄以恩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命仍舊給之惟春

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辰出有怪在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爾好食羊頭故来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已吾將殺焉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多自寺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推其門扃

鑰盡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没

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具以夢白於寺僧

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京兆以聞肅皇命中使驗之

如其言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百

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蛭長尺五行

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叔困不可

得活

長安安邑坊玄法寺本里人張頻宅也頻甞供養一僧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聲不絶張尋知其冤因捨宅爲寺

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如戴勝善巧語養於宮中斃於巨鵰内人有金花紙上爲寫多心經者尋泚犯禁闈亦朱來之兆也

元和以來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若使陳詩觀風乃教

人以安爾
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頗爲勝境本白道猷居之太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爲其記白君自云白道猷肇開兹山白寂然嗣興兹山白樂天垂文兹山沃州與白氏有緣乎
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烟滅惟金剛般若經獨存函及縹軸亦盡惟經字竟如故
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飢會鬻蒸餅

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一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人賞其放逸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百餘日不見星明年正月誅張易之等

裴垍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種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而巖頂崖根復産奇花氣

香而色紫芳麗可愛人無有知其名者招賢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樂天尤愛賞因名曰紫陽花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耳命吏隨之果得探雛者乃斃之

天寶末有密採艷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一本作尚獻美人賦以諷之

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師曰一串念珠使不盡終年一百二十歲

奘法師至中印度居那爛陀寺館於幼日王院覺吴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吴融字子華越州人弟蜕亦爲拾遺蜕子程爲吴越丞相尚武肅女程子光謙光遠二人皆爲元帥府推官入京並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謙爭卒遠終於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已得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吾請俾窮荒孤

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綯同列上奏懿
皇允納卒獲歸葬
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文皇書額洎武后權政額中加
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馮審爲祭酒始奏琢去之
内外官職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麥田九月
三十日以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帥兵經畧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人去鄴八
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放歸鄴鄴人爲之

設齋

苗晉卿爲東都留守有兵健屢犯科禁罪當杖罰謂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捨之甚難今捨人之所難遂捨之武人自勵卒成善士

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上詰屈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基之南西對瀛洲門周環數頃水極深廣北望之渺然東

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冦以来多被翦伐

南中紅蕉花色紅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蝠

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後住晉州霍山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偏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来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来菜花子

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進士温庭筠戲為詞曰

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悉帶令

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為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頷半日不下故目之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中有光爚爚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銷得數千斤時人莫知懷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晉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

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尚書妻蘇氏不哭含訖舉聲一慟而絶同日合葬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盪累日不止一夕無

故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汎舟於其間者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塚前常成泥濘

裴説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别

行卷哉咸謂知言

宣皇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號也

李郃爲賀牧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

繡嶺宫明慶二年置在硤石縣西三里亦有御湯

崔圓妻在家見二鵲搆巢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寛緩往
往躁忿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覩便忻
然改容取其子布算都忘其恚矣
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
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賓席梁
武王融謝眺沈約共言其事王因兹乃述成竟陵集
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即將
懺悔一篇乃召真觀法師慧式遂廣演其文述引諸

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輕標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即非是爲鄯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同近南人新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

餘人俱濟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

三原之南董店貞元末有孟媪者百餘歲而卒年二十六嫁張詧詧爲郭汾陽左右與媪貌相類詧死媪僞衣丈夫衣爲詧弟事汾陽又凡一十五年巳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誕二

子曰蹈曰渠蹈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連山張大夫搏好養猫兒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拽尾延脰盤蹬入以絳紗爲幃聚其内以爲戲或謂搏是猫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謂俅不如儔儔不如休

貞元十三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

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

鄭致雍未第求婚於白州崔相遠初許而崔有禍女則塡宮至開平中女託疾出本家致雍復續舊好親迎之禮亦無所闕尋崔氏卒杖經朞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塲中翹首一舉狀頭脫白授校書郎入翰林與丘門同勅不數年卒

鎮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領直掇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

濟令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出漸稀已出旋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張鑑父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

内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閒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惟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呼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小廳前見十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因之斷酒肉

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拓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總殺盡更築兩重壕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事擢知翰至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却賜擢屍更令翰決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飢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皆賴焉

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嘴如雞魚身終莫辨之

劉晏任吏部與張繼書云博訪羣材揖對賓客無如戴叔倫

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

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頃後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黄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憚之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鏘鏘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與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

人磨服爲催生藥皆有應驗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鹹院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新訶子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即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酪乳服之消食踈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

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飲之

天授三年始置試銜

李延壽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追終先志凡十六載方畢合一百八十卷並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𣺌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

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南北兩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揚其菁華既撰自私門不敢寢默又云未經聞奏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視事之日令御史臺牓興禮門朝

官有事見宰相者皆須牒臺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不得横入興禮門於是禁省始靜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爲蛇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上官昭容儀之孫也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即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賈

隱林入謁遂拜侍御史

睿皇時司馬承禎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白雲記蓋承禎號白雲子也

開元八年榖水夜半漲時伐羿丹兵營於彼漂沒二萬人惟行綱夜攜𥶡不睡接髙獲免

衞中行自福察有贓流於播州會赦北還死於播之館置於臼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櫬之具稻熟時理米鑿

木若小舟以爲臼土人呼爲臼塘

范液有口才溥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進士周遯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遯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問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遯曰惟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遯逡巡不能對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宿人情所難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直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猶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過節則爆封演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

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節之爆也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獸以牙爪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爲衙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所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似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册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回青州郵傳一年節度

烏漢貞加待遇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娱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田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張櫬迴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奠哀號撫棺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

沈詢嬖妾有過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更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時咸通四年

顧非熊少時嘗見欝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亦化爲大蝶

胡淛者吳少誠之卒也爲辯州刺史好擊毬南方馬庳

小不善馳喇召將吏蹴鞠且患馬之不便玩習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據輦擕杖肩者且繫旋環如風稍怠喇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喇用是爲笑樂

三藏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諸小乘經量部師惟立二藏比西天宗部各異一素怛纜藏此云契經能契於理及攝生故佛地論云能貫攝故名爲經佛初成道爲五俱輪等說四諦十二行法即三轉法輪經爲首此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初成正覺爲諸菩薩稱法界性說

華嚴經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爾時聲聞在會如此方時即四十二章經爲首開元錄即大般若經爲首二毗奈耶藏此云調伏如期所應爲調伏故攝論云調和控御身語等業制伏滅除諸惡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經爲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說若約數至此方即遺戒經爲首又律有大乘山乘律令此律藏即以菩薩地持經爲首亦名爲論亦名菩薩戒此開元次第也三阿毗達磨藏達磨此云法阿毗有四義此云對法數法伏法通法對法向無注涅槃故有又通釋昇經義

故此藏亦名鄔波提鑠古云優波提舍此云論議又曰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無自佛在世及滅度後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見其先後若依開元錄即大智度論爲首龍樹菩薩造聖賢集傳并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亦名爲十二部經謂部類也以轉法輪三周總說十二行相能詮彼教分類故分十二人破十二有支人十二處所說法亦爲十二示

上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尚書爲鎮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几案之上馴狎良久伸頸鞾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

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絶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頥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喬林天寶初自太原赴舉過大梁有申屠生善鑒人謂之曰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交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咸如其言後在相位八十七日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誅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
通然性褊躁忿戾舉世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
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
勸之去亮曰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奥以此
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耳

南部新書卷七

南部新書卷八

宋　錢易　撰

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大歴来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郎士元詩祖送者時論鄙之

海内温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兖州乾封

湯邢州沙河湯此等諸湯皆知名之湯也並能愈疾驪山湯甫邇京邑帝王時所遊幸玄皇於驪山置華清宮每年十月車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衛并諸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闐咽焉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蒙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寃之喪亂以來湯所館殿鞠爲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黃其泉則温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蓄

而成泉耳如硫黄煎爍久久理當焦竭有湯之處皆不出硫黄有硫黄之所不聞有湯事可明矣

盧常侍鉟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阻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云拜玉亭閒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勗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無聊愛靚粧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

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却恐多言議短長令丹霞改令罰曹霞乃遂别為一調以嘲曹因舉座歡笑而散

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爲顔魯公妻黨顔嘗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顔郎所望何其卑也顔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余之滿望也范指座上紫絲食單曰顔郎衫色如是

吴行魯尚書彭城人少年事内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

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嘗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行魯曰若具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後爲

川帥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

是流於嶺南

駙馬韋保衡之爲相以厚承恩澤大張權勢及敗長安市兒忽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餘韋禍及

呂衡州溫祖延父渭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徼文學之荒墜也

柳芳上元中爲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爲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高

力士後著唐歴此書不復出

開元皇帝初即位嘗醉中殺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嘗酒味

真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問和尚見大王来不下禪牀今日軍將来爲甚麽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禪牀上

接中等人来下禪牀接末等人来三門外接

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謂之趂虛

南中解毒藥謂之吉財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與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諺曰秋收稻夏收頭即婦人歳以截髮而貨以爲常也

長沙岑和尚因問話蹋倒仰山仰山曰直下似箇大蟲自此諸方號爲岑大蟲長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

人由是無恐其靈積年也

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於牆宇自豎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種棘省中賞其清俊

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於今尚之

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萬里不

持寸刃不齎一錢

開元二年以江寧縣置金陵郡

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字爲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燎炬列焰槐樹多死永隆二

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黄紙

李客師爲大將軍即靖之弟也好從禽人謂之烏賊

貞觀末吐蕃獻金鵞可盛酒三斗

景雲二年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自此始
楊妃本壽王妃開元十八年度爲道士入内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
語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
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非不和乎
𤣥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
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𤣥皇御含元殿望
南山見一白龍横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

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横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以臣等不見玄皇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入市里人以爲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處流於時矣

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一聲去也又北史隋樂人王令言嘗卧於室内其子以琵琶於戸外彈作翻調安公子令言驚起問曰此曲

有來遠近子曰頃來有之今言流涕曰帝往江東當不返矣子問之答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尋有江都之變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民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為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丘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絕無惟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為野犬更有黑腰尾長頭黑腰間燋黄或於村落鳴

則有不祥事

鶴瘡人血能療又說一世人則可惟洛中胡盧生爾

鄭珏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

後入相于遘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謙鎮河中常以一鐵毬杖晝夜爲從遇怒者

擊而斃之有愛姬極專房因其夫人之誕日作珠翠

衣以獻夫人拒而不納姬乃發怒恚焚之友謙忽聞

其臭詢之得實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後責之喝起而

毬杖已破腦矣

洛陽鄭生丞相暢武之後也家藏法書數十軸賈君常得遍閱其尤異者晉衛瓘上晉武帝啓事紙尾有批答處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宫人手勅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濃墨塗殺圓如棊子不可尋認復有歐陽率更爲皇太子起草表本不書太子諱稱臣某叩頭頓首書甚端謹然多塗改於紙末别標臣詢呈本四字

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為賊火焚爇仍隳其門觀

鄭絪先中者大中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懸車事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傴時人咸曰鄭傴不名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及致政歸洛燕居寢疾卒年八十位至戶部尚

書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九郎者俗云即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隂兵之感事極多說茅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像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唯虎豹吼呌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

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其即强起問之答此茅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日出不見二卒即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胡桐淚出樓蘭國其樹為蟲所蝕沫下流出者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以汁塗眼今俗呼為胡桐律訛也

無名異自南海来或云燒炭竈下炭精謂百木脂歸下成堅物也一云藥木膠所成然其功補損立驗胡人多將雞鴨打脛折將此藥摩酒沃之逡巡能行爲驗形如玉柳石而黒輕爲真或有撇攪作嘗之黏齒者僞也驗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東海者樹名多茄是樹之節膠採得胡人鍊作煎乾緣生異故有多說

開元中重沙門一行幼時鄰母常濟行貧常思報之後

王姥男殺人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國法難請姥戟手罵曰何用此爲一行心計渾天日役數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甕於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廢園汝潛伺之自午至昏當有異物至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罪汝至彼酉時果有羣豕至奴獲七豕囊負歸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數十其徒罔測詰旦中使詔對便殿玄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何祥也師禳

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見莫若大赦天下從之一行歸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見至七夕皆見矣

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之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又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夫凡

有痛劇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懿宗賜公主出降幕三丈長一百尺輕亮向空張之紋如碧絲之貫赤珠雖暴雨不濡濕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爾云得自鬼國

狼之狀若蒼狗赤色者最猛每作聲竅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雞子又筋滿身猶織絡之狀人或有犯盜諱不首者但燒此筋以烟薰之能使盜者手攣縮可恠凡

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爲烟烟氣直上雖烈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謂候曰狼烟也

龍之性麤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綃形特異與常繒不類云以龍油浸絲織出雨不能濡又寶庫中有澄水帛亦外國貢以水蘸則寒氣蕭瑟暑月辟熱則一堂之寒思挾纊細布明薄可鑒云上傳龍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文記

李鉉著李子正辨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皁百夕無一夢也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節度使柳仲郢聞之謂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

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天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馬爲餓鬼道

大中中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孝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然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故人子弟佑見贊爲

臺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稍霽其威

太和中光祿厨欲宰犧牛牛有胎即日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方定

杜荀鶴第十五字彦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

贄下第八人其年放牓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牓曉懸生世日玉書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後入梁爲主客員外郎翰林學士懷恩思報未幾暴卒

李英公爲宰相時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太少年此餅犂地兩遍熟槩下種鋤持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麪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却你

頭容大慙悚

李齊物天寶初爲陜州刺史開砥柱之險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宏量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謩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云二嚴休不如謩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紓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

杜兼常聚書至萬卷卷後必自題云清俸寫来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而至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令居保壽寺

開元以後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謂之貂脚也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中書門下戶部各有甲歷名爲三庫以防渝濫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杭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豆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魚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

五百顆房州竹鼺五枚蘭州魁𩲸未詳兒六枚此每年
進數余久主判戸部逐年所上貢此物咸絶但杭州
進糟瓜爾
姚峴爲于頔陝州掾不勝其虐與其弟汎舟於河遂自
投水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自製曲名曰讚成功時
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製曲
以襃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孟雲之詩祖述沈千運

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又歲星犯左執法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爲安國寺奴罷職從之爲寺奴不許

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譋也會嚴維至驛問元曰汝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元已辭家維大異之乃親指喻數年間元擢第

巨勝者玄秋之沈雲也茯苓者絳晨之伏胎也

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為弩跖賨人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舉擢第累遷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渙遂踰嶺扇動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中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為司空之莊耳

建中年中大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山方數百里上出

神鐵以其有瘴毒不可輕採取若中國有聖君此鐵自流出鍊之爲劍有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迸溢德宗之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於殿内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之有數尺光明

羅浮甘子其味逾常品開元中始有僧種之於南樓寺其後常資進獻幸蜀奉天之歳皆不結實

婆娑石一名婆娑薩石靈臺記云星多者味甜無毒性温療一切蟲毒及諸丹石毒腫毒蹈折此石出西蕃山澗中有盤形狀礌磈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緑黒斑有星者為上似嵩山礬石斑不至煥爛者為中色如滑石微黄輕者為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雞血磨一如乳似覺羶為妙西蕃以為防身之寶辟諸毒也

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鴈門紫

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崔郢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乗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户部使問曰尹曽任給舍不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曽任給舍京兆尹不合衙丞郎宴席命酒糾耒罰下籌且𡁠罰爵取三大器引滿飲之良久方起決引馬軍將至𣪍崔出爲賔客分司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酒

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減過五分矣蓋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矣

盧詹尚書任吏部押官告揩署其名字體遒麗時謂之眞書盧家

表象先之子羲初自大理評事除户部郎中未幾遷宣歙使不周載拜宣武軍節度使

南部新書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部新書卷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南部新書卷九

宋 錢易 撰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爲詩以吊之末句云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異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僻面黑常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

而遭戮

裴說寬之姪孫佐西川韋臯幕善鼓琴時稱妙絶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琴蜀中又有馬給彈琴有名尤能大小間絃吳人陽子儒亦於悲風尤妙

天尊應號者取靈寶經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即其次序也

大忌學士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膳賜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國王子求唐人圍棊上勅待詔顧師言敵
著出楸玉局冷暖棊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
不由製處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御府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九飣食以牙盤九枚
裝食味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
每行從進食及有宴設多食雞鵞每隻價直二三十
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鵞燖去毛及五臟釀以肉及粳
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剝去腸胃置鵞於

其中縫合炙之肉熟便揕去却羊取鵞渾食之謂之渾羊没忽翰林學士每遇食賜食有物若畢羅形絶大滋味香美號爲諸王修事

高劭者駢之猶子以門地遷華州刺史中和後寓圃田爲蔡寇挈之後得脱去投汴梁祖擢爲判官後駕在岐使致書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增佛壽命者續佛壽命也四分律中説住持毗尼藏者即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續佛壽命結集緣起

云佛臨涅槃阿難問佛佛滅度後以何爲師佛荅阿難吾滅度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梵曰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戒與毗尼同出而異名毗尼者此云調服律藏也又戒經序云令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太和九年勅江南湖南共以傔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雇名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只以金吾手力引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至今爲例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爲給事中時制勅有不可遂於黄紙批之吏曰宜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垍言於上以爲有宰相器俄而鄭絪罷免藩遂拜相

萬迴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

者衣裝糗糧屝屨之屬悉備之其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備而去夕返其家告父母白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跡也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先舉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来或聖人来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

而遂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時於集賢院圖形焉

舊制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碑七品以上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

貞元以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常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無他錫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厥

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飲必奠酹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既寤試構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又一說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迹而或禁其樵採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鎪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壟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

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睡覺而吟詠之意皆甚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

肅皇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爲夫妻名曰漁僮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僮使卷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薪斫桂竹裏煎茶志和字子同

太和中鄭注中納山木如市一根有至萬錢者鄭覃力奏勅以禁絶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名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爾

開元中李紳爲汴州節度使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從之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大厯八年吳明國進奉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

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刧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常望黄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君王遂貢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爇火常然有頃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反老為少百疾不生

禮記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注云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令人使席上珍皆誤也皆以為樽俎之

間珍羞耳潘岳曰筆下摘藻席上敷珍亦誤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釋文云用文竹及魚須也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今之人多呼魚須爲鬚誤也

余凡四爲府監試官往往有舉子公然於無字韻內押雞樹郭頒晉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

能復幾指謂中書令孫資中書監劉放今之人讚德於宰相多使雞樹非嘉也唐賢牋啓往往有之誤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將死玄皇執手問之曰更有何事相教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邊人掌重兵不獲已用之勿與內宴若使見富貴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

漢官須令內官監統及幸蜀臨渭水與肅皇別歎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後方置神策軍又一説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惟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儁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為謀主曰以恣横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

大足元年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遲迴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俱缺在省惟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惟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草詔宰相命他官爲之中書省案牘不行十餘日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石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上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肚大鑿開元二字

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夢爲虎所趍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
罷虎
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
識者解之云桑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聖上御歷數
也及幸蜀之來歲四十八矣初得之時天下歌之遂
改年天寶
貞元中對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常

諸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後謁佛偕歎有泣者臣贯異之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人復問曰奚爲恩深答曰百姓税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不復有此惠澤百姓困窮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撰元和中國計簿十卷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户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

十五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鎮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敎也遂減死

紫宸舊例有接狀中郎取近御幄開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傴文皇問李石曰此何人對曰郎白

先朝上變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閤門使問何時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謝曰中郎官國初猶用賢俊近日只授此輩因以郎官𠒋爲之李寶符杜篆以白晳膺選

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頭賞絹四疋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疋若在監牧内獲者各加一疋其監牧内獲豹亦每一頭加賞絹一疋子各半之信乎長安上林近南山諸獸備

矣

令云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㪷三㪷爲大㪷一㪷十㪷爲斛諸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諸積秬黍爲度量權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冕服制度則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謂一尺二寸爲一大尺三

斗爲一大斗三兩爲一大兩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秤尺度㪷升合等樣皆以銅爲之諸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章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晉公自席械繫之来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女壻以同年救之曰爲楊郎屈法

楊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歸順闔門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開成中與河陽軍人謀逐帥以自立

爲其黨所告寘於極典勅曰特寛今日覆族之刑以
答當時毀家之效斃於枯木非謂無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内署嗜酒當召對沈醉不能起及醉
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
不任赴名遂不得大用開成三年十一月薨於鄆州
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瓶酒飲皆盡瓶亦隨賜
李玨在相因對明皇謂羣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
不知任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開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詔曰應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令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此外更或延引則爲冗長自今更不得薦聞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内人爲佛菩薩象寶裝飾之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結綵被堅執鋭嚴侍於座隅焚香讚唄大臣近侍作禮圍繞設齋奏樂極歡而罷各賜帛有差

柳公綽在山南有屬邑啓事者犯諱糾曹請罰公曰此

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罰退其紏狀

韓皐為京尹詒以宏詞拔萃所試就府考覆時論以升黜為當一日下朝有公主横過騶道立馬杖肩輿人夫背各二十命捕賊吏引僦夫送公主歸宅主入訴遂貶杭州刺史

開成中文皇一日謂執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須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

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謗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絶問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肅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請和勑宰相於中書設宴將詣光宅寺爲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明日復於鴻臚寺歃血

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畫山水手題壁詩曰朱審偏

能貌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不向南此句爲衆歌詠後公權為李聽夏州掌記因奏事穆宗名對曰我於佛寺見卿筆札思見卿久矣宣出充侍書學士非時宰所樂進擬左金吾衛兵曹充職御筆改右小諫中外朝臣皆呼爲國珍

韓晉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柘弓射其巔杪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

載以歸名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有金色綫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檀他木不可並遂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樂遂獻大忽雷為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

開成三年十月甲午慶成節敕以酒脯并仙韶樂賜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僚宴於曲江亭子

蕭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於寺設齋畢作樂忽暴雷霹竿成數十片矣至来歲當震日潮死

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曰光常給其絜帛有鐵鏡徑五寸鼻大如掌言於道者處得之無絕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他人

太和六年承優入仕諸司流外令史掌因禮生抄書醫工及諸軍使承優官典總一千九百七十二員至贊皇再入減得六百五十七員

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三年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

觀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世

寶歷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參軍獨孤謂前件官元推問劫人賊車仲莒遂尋蹤跡得去年十月於宣平坊北外門殺人并剥人面皮賊熊元果等三人兩人緣盜馬捉獲尋准法決殺訖伏以兇惡不去輦轂難爲肅清勤勞不酬官吏無以激勸其獨孤謂伏請特

賜章服尋依奏

太和中水部員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

正容一斗言於九疑山得之
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伯塗中辱
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陳伍伯平生過惡伍伯驚懼
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玉釵涯
曰於汝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
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
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

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餗門人最密賈爲吏戸又取爲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於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名而勗之曰戸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内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黄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馭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興歎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

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乃徒知物之
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
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
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
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大中四年駙馬崔杞除大理少卿在司當職公式令諸
文武官職事五品以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事
舍人一人巡問奏聞其在外州者亦令長吏季別巡

問每年附朝集使聞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屬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之人每以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

採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師士女迎之塡郛溢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竒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静可為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為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王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為之序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

韋綬自吏侍除宣察辟鄭處晦為察判作謝新火狀云節及桐葉恩頒銀燭綬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

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種五柳此亦誤也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天策上將軍太皇在藩時爲之及升儲並是省之諸道行臺武德九年並省

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分將作爲少府監通將作爲三監

長安盛時哀家梨最爲清珍諺謂愚者得哀家梨必蒸

噼令咸陽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間亦有之父老或謂是哀家種

崔元綜則天朝為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敘中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郎時年九十九惟獨一身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即曳向下著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廬邁有寶琴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聲響泉和志之號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譟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三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居長安西明寺從七十至八十十年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即其真本也石本是内降貞觀年中也

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蓋以草聖名字似呂字耳以
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為呂字
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為盧杞所惡出為蘇州時佑
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
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
之學舉其文義歳登下之亦古之學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內難苑池內得白龜化為白石及登
極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邢曹進至德中河朔將也飛矢中目而鏃留於骨三出之不得後遇神僧以寒食餳漬之出甚易月餘愈

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師子趺心花時所重也

高駢既好神仙性復多誕每稱與玉皇及羣仙書札來往時對賓客或書彩牋以爲報答

周寶在浙西副使崔綰公之妻族弟兄雁列於幕中觀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爲貪暴其次陸諤以

下皆挾勢而入及更變之後甚者亦多不免也

時人多使沈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按晉書杜預好爲身後名常言髙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沈方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沈碑峴首誤也當爲沈碑方山

鮑照字明逺至唐武后諱減爲昭後来皆曰鮑昭惟李商隠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輕鮑照碑版笑顔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

選並鮑照爾

袁州蔣勤處士作冷淘歌詞甚惡投郡守溫公受知

語兒梨今俗說甚多皆不近理按萬歲歷云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語故名語兒鄉語兒梨者始出此鄉也今由拳屬杭州

臨安出紙紙徑短色黃狀如牙版字誤可以舌舐之不汙近亦絕有蓋取多工尠而價卑也

黃武吳年號六年丁未是魏明帝太和元年也

今信州城西街連草市地名君遷仍多樹木人皆不辯
余嘗通理是郡名父老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
及披文選左太沖吳都賦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
榴之木相思之樹注曰皆木名以此詳之不辨之木
乃君遷爾

張去屖誼之子顯德年年十八著南征賦於淮南行在
獻之召試除臺簿未幾因臺中議事不得預三院坐
遂棄官歸圃田後狀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南部新書卷九

南部新書卷十

宋 錢易 撰

彭蟾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亟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高駢在淮南有贄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龍上漢時願把霓旌引烟策公詵乃辟爲從事及公遇害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

貞元末許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任春官時稱權許進

士可不二公未嘗不相聞

襄沔記云盧有踈水注於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膝頭如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示人小兒不知欲弄之輒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於汴水岸掘得鄂公馬鞭表進之不朽

皮日休歷太常博士後從巢寇遇禍子光業為吳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帥判官入京為太僕少卿卒子子猷

獻子仲卿祥符八年御前進士

滑州有僧景陽碣在開元寺其僧不知何許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紅米飯魚鱠施之令僧飡其鱠盡化爲乳頭香食訖遣人隨之吐於河内化爲活魚踴躍跳出後遷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綰咸通中作越察於甲仗庫捌樓名曰武威刻石立文自序樓文銘云名樓以武威兼義也余之望又出

武威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勅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謨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今年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羮喫後二十九日載割股上巳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

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獲當盛明親
逢大孝伏請宣付史館并賜旌表門閭奉勅周小兒
方在髫年允兹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奏
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杜悰鄭顥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
得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點作火把猛雨中不滅蠟燭過頭把猛風中不滅

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瑱皆四月晦日憲皇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韋路作相貶不附己者十司戶

崔沆循州　李瀆繡州　蕭遘播州

高湘高州　崔彥融恩州　韋顏虔州

張續勤州　杜裔休端州　鄭彥持義州

李瀆賀州　惟恩州不回

韋執誼敗八司馬

韋執誼崖州　韓泰虔州　陳諫台州

柳宗元柳州　劉禹錫播州　韓曄饒州

凌準連州　程异郴州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韋保衡路巖作相勢動天地附其勢者有牛頭阿旁夜叉捷疾之號二相敗以累譴者數十人

長安大內有口味庫乾符六年回祿爲災自後不置也

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五花亭勝槩也

太和中入閤閤內都官班中有擡眼竊窺上者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幾人忽擡眼抹朕何也時裴晉公對曰省郎庶僚極卑微不合擡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晉公曰即與打下著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韓注多不禮客後進士唐珪謁蘇使君閽人

不通刺因上詩曰江西昔日推韓注袁水今朝數趙

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禪律師圭峯密禪得達摩

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披毳衲持

鉢乞食於妓院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

人每發願曰乞世世爲王来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

一子手文間有裴字聞於中朝

開元宮掖競食黃魚故於河陽作池養之謂之黃魚池

盧氏說有官人衣緋於中書門祇候見宰相求官人問前任荅曰某屬教坊作西方師子脚来三十年

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縣女子姓李氏號妙法年六十六廬墓經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祿山逆亂被虜刼他鄉聞父亡欲奔喪又以有一子不忍分離遂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喪既而號慟擗踊遂燒一指以啓告先靈又以不見靈柩志欲廬墓兄弟不許遂以刀刺心見其志竟開埏道見棺櫬塵土以舌舐之

又以髮拭棺上塵埃自是廬舍墓側往往有異鳥翔集其墳上先無樹木李氏手自栽植雜樹一千根並高數尺初廬墓數年又遇母疾漸至危亟李氏每見母飲即飲母食或嘔涎唾並皆嘗之無幾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爲記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廬州巢縣百姓張進昭母先患創左手落經一十三年乃亡殯後進昭自截左腕廬於墓側

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百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

迎駕作樂禁中呼爲樂音郎君

歸少師崇劍宅子弟極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則庭立之送歸藍田供笋蕨體減方還多時則妳監泣告俾歸瀞濯

宣皇於内中置杖内官有過多杖之延英對宰臣諫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僕有過不可不決

大中酷好科名帝於内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内官近

多知書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為相勢傾朝野及得罪譴斥有人作詩云蒿棘春深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忘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温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又一首云氣勢凌雲威觸天權傾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埽乳鴟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陽出武關此温飛

卿詩也

歸登書徑山碑是崔元翰文惟稱此龜字

高祖朝嚴甘羅武功人行刼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

作賊甘羅對曰飢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

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鄭仁表肅之次子仁規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自謂

門第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

仁表

僖皇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知政事出為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叙十餘句語曰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為之惻然鄴三復之子贊皇門人也

岐王薨冊讓皇帝凡壙內置千味食監護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麞鹿肉并諸藥酒三

十餘色儀注禮儀並無所憑遂減省之

張循憲為侍御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郭太后貴極終八朝代之外孫德之外甥順之親婦憲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口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歴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刹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里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目晨飡婦以餅裹犬糞授姑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内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犬頭婦

李祐為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令公破元濟入城官軍有剥婦人衣至裸體者祐婦姜氏懷姙五月為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絶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脱衣襦裹婦一夕復蘇傅以神藥滿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字曰行修年三十餘為南海節度罷歸卒于道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嘗鎮荆門州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

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别有所牽李氏自憾其薄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荆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敘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䰟訴於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刃劃腹於浴器中五臟隳墮傷風遂死

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落瓊甚惋憤乃賫百金詣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上天縹渺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禄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無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掛一弓

唐李佐山東名族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後擢第有

令名為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告佐往迎於殯葬徒中歸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名佐曰女孝行純篤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女歸未與流輩訣絶女可具大猪五頭白醪數斛蒜虀數甕薄餅十盤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醉申訣無恨矣佐承教數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則列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聲凡百皆和俄相扶坌出不知所往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

棄家入山數日而卒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立畫焚之數日出有人揖而謝曰蒙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取用之

河間王孝恭才知識畧特出於衆初受詔征輔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

曰自無負神明此變應是公祏授首之兆座客始安

至淮南乃梟公祏以獻時人服其先見

明皇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禄山於東間觀看肅宗

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閲戲者𤣥宗曰

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讌禄山醉

卧化為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不能為

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原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

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
湩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恵於一邑闔境
歌之

盧羣居鄭之莆田讀書業成東遊淮海求索得千緡西
之長安聞桑道茂善相術車馬闐門羣傾囊奉之桑
生曰吾嘗以善惡鑒於時士所患者涓埃而已今觀
余益多其旨何哉羣荅曰少爲業已就西來求官以
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將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

不可曰乞自三事以下造門公者惟言近有一盧羣自東來十年持世間重柄貴不可及即是配分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及旬辰之内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羣門同力申薦代宗聞其名名見即拜拾遺累官至鄭滑節度

文皇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辭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烟閣年八十一

終

清泰朝李專美除北院甚有舟檝之歎時韓昭裔已登庸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汝未登鳳池雞樹冷如冰何如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

長興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直史館諫官直館自拙始也爾後畿赤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爲秦王六軍判官素不協意及從榮擁兵之際與高輦並轡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誅王詹事矣

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竇貞固之第以夙憤激蘇逢吉

舉爵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占軍財賦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蘇史有隙

陽邠起於小吏及爲相常言曰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强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自此後始不在清議

王師範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無嗣輒有長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洪肇奪之還官曰健兒戍邊寒暑未有優䘏爾輩不當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後唐晉王嘉明宗之功以其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閒目為李橫衝

于鄴除工部郎中時尚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陶鑄欲請換曹其夕鄴雉經盧尚書貶石州司馬于盧之器固小也然過在執政

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人省問其兄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靜也如此

葛從周有殊功鎮青社人語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蓮憔悴無顔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鍾離令王仁岫善功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須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從一至十起坎為初廵指八方以方為首八卦既畢却取其陰横九竪十積為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顛倒呼命瞻前顧後逐位取了須是明其九九正文進退精熟方可入於諸法次第加減一位因望折倍減五門不雜於五曹五曹秤尺地倉金五數悉通於一位或遇前後隔位即以辰次而

空之或遇除滅併繁別以閏牌而貼之總而存亡除

留自然明其向背既轉移而得理則絲忽而無差但

用諸法經門取其簡要若類鼓珠之法且凝滯於乘

除此法乃至開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體例耳

法眼姓魯雪峯姓曾或問雪峯師何姓也答曰魯人不

繫腰却問法眼師何姓也答曰雪峯繫腰帶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

中屢入絶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閒番

人云所謂笪却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後唐太祖嘗隨火征龐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爲火龍子

王審知起事其凡潮倡首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讌於内殿悉會戚屬又命葉子戲黄王忽不擲目梁祖曰朱三你受他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穩否於是擲戲具於階抵其盆而碎之

劉坦狀元及第為淮揚李重進書記好酒李常令酒庫但書記有客無多少供之尋為掌庫吏頗恡之須索甚艱因大書一絶於廳之屏上云金殿試迴新折桂將軍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猶難得辜負揚州管記名未幾重進望日復謂于坦讀之忽悟曰小吏恡酒於書記也立命斬之坦不懌凡數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周祖始漢隱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騷雅有道之士故西樞王公朴

嘗愛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補闕亦
贈其詩云供奉三朝四十年聖時流落髮衰殘貪將
樂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換好官近有商訓者善吹笙
亦籍教坊爲都知能别五音知吉凶復得畫之三昧
山水不下關李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僞伶官作戲辭云
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馬全節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

謁拜縣令沈遘避之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恭勿讓也州里榮之

孫光憲從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厒嘗遺水仙花數本摘之水器中經年不萎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國之梁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畧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採録善

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李亞子

楊暉内侍字道濟僖皇末權樞密出爲浙西監軍朱梁篡後竄身投武肅居越中長八尺有黄白法善六壬課事饌至精四季皆榜厨手寫九經三史百家用蒲薄紙字如蠅頭年九十餘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亦行於東南然其辭甚平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頗諷時事

士達子舉正端拱二年進士終職方員外郎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敕内外羣臣職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與改里鄉名號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譏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爲業邊人三

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鵠鴒於一谷中衆人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人異之遂收回衆遞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爲姓言朱耶者訛也

天成中帝謂侍臣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文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之危疑事慮朝夕嗟歎久之趙鳳曰帝王所執故知不必銘金鏤石

帝曰敢不深誡

忠懿王在錢塘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當日來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屢追不到妻縶半日不召自來倚門之義稍輕結髮之情太重領於市心軍令處分又大貂曹公鎮青海有盜魁累犯當死皆會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舉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屢爲民患將軍之令必行乃從極典

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嘗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南部新書卷十